

Soo/13

重刊

介之龍水芥

420

275595 62点

河
童

芥川龍之介著

黎烈文譯

漢學研究會叢書

1934



FUDAN JFZ0000067466M 复旦图书馆

海上哀音（代序）

——聞芥川龍之介之死——

代序

屈指今天已是來到伊東避暑的第十天了。早起天氣還是同昨天一樣壞，下着絲絲的細雨，涼氣襲人如深秋，三面高山被黑雲籠罩着，滿呈憂鬱的模樣。對面深碧的海面，銀浪翻騰，想到今天游水又沒有希望了，更覺愁悶。午後在溫泉中泡了一會，冒雨拿着釣竿

走到松川河口釣了半天魚，魚雖多，一條也不會釣着，快快的轉回寓裏，房主人遞來一份東京朝日新聞，打開一看，使我喫了一驚的便是那用大號字刊載的芥川龍之介氏自殺的消息。

芥川氏的作品在我國早就有人介紹過了。實在的，也不知是甚麼緣故，在新思潮派的三柱（菊池寬，久米正雄，芥川龍之介）中，我最景仰的是芥川氏。不但如此，在現代日本許多作家中，我最愛讀的也就是芥川氏的作品。

芥川氏創作很謹嚴，在日本現代一般作家中，從量的方面說，芥川氏要比較算少的。但因此他的作品差不多篇篇都成為有價值，簡直有世界的價值。他不曾像菊池寬一樣濫造出許多無聊的通俗的長篇，這是他的幸事，同時也愈成其偉大。

我這次來伊東，本打算要把他最近的一篇創作河童譯出的，但不幸已經譯成的六七頁原稿，遺落在東京，正想要寫信託東京的朋友尋出寄來，而作者自殺的噩耗便突的

傳到了這偏僻的海隅。啊啊，這淒涼的從海上傳來的哀音；牠是如何親切而又沉重的打動了我脆弱的心啊！

據朝日新聞所載，芥川氏似乎在兩年前便已有了自殺的動機。最近因為患了強度的神經衰弱症，同時又感着家庭間複雜的憂苦，便越發促成了他的決心。他數月來便冷靜的從事於死之準備。本月十六日他逛了一夜妓樓，從某藝妓聽到了她們陰慘的生活狀態，他深深的感到了『爲生活而生活』的人類的醜惡，他的厭世之心因此更加強了一層。他回家後便寫了遺書的別記，給某舊友的手記，『他寫出自己決定自殺的心的過程和走向死的讚美。在他的別記中可以認出一種寂寞的人世觀。這以後他便專等着機會的到來。到二十三日他便決定了以那晚爲死期。這天他終日閉居書齋中，寫完了他文壇生活的絕筆，爲改造雜誌執筆的西方之人和文藝的啊！太文藝的啊！兩文。隨後又寫了好幾封遺書。晚飯時他出來同他夫人文子和三個孩子一塊兒快樂的談笑了一會，隨

後又回到書齋閉居了。

喫了晚飯回到書齋後的芥川氏，像是在耽讀着聖經。到一點鐘時，他便吃了那預先備下的作爲自殺的手段的許多麻醉藥，然後靜靜的走到樓下寢室。當他換了睡衣，進牀睡時，同三個孩子一塊兒熟睡着的他的夫人偶然醒來了，他便低低的告訴她照例喫了一點睡眠藥。他睡在鋪上還讀着聖經。一會兒便握着聖經熟睡了。他是如何的從容就死呀！

第二天（二十四日）早上六點鐘他夫人醒來時，便看見他呼吸很促迫，臉色像鉛一般的青，在輾轉苦痛着。她頓時大駭，等到把醫生請來時，已經遲了，清晨七點鐘，這位三十六歲的青年有爲的作家便抱着無窮的厭惡和咀咒與這濁世長辭了。

從芥川氏個人說來，能够是這樣安靜的永眠了，也許是他的幸福；然而從日本文壇說來，這是如何巨大的損失啊！誇大點說，也許是世界文壇的損失罷！

鼓吹藝術至上主義的芥川氏，會是這樣突然的自殺，這實在有點出人意外。久米正雄說他的自殺是他的人生觀使然，也許對罷？現在除掉由久米氏發表的一篇遺書的別記「給某舊友的手記」外，我們還沒有機會讀到他的遺書的全部。

在這裏有一個疑問，便是在他那篇「給某舊友的手記」一文中，他表示着曾經想要和他戀着的某女人一塊死。這某女人有人說是他的一位祕密的愛人，甚至因此疑他的自殺是爲着戀愛關係的。但據久米氏說這女人就是他的夫人。

總之，不管他自殺的動機怎樣，芥川氏之死，總是值得悲悼的。並且會給與日本一般容易受死之誘惑的青年以一個很大的影響這也是可以斷言的。

我提筆寫到這裏，我不禁有一個淒涼的神秘的預感。

這蓬萊小島的山水真是特別富於死的誘惑啊！當我纔到伊東的第三天的晚上，一個人穿着睡衣出去散步，在漆黑的海邊的一顆岩石上獨坐了好久，那晚稍微有點風，黝

黑中只看見雪白的浪花不絕的在脚下洶湧，嗥鳴。週遭却死寂的一點人聲都沒有，在我面前只是一片迷茫的大海。我那時忽然有一種臨對偉大和崇高的感想。——我簡直的覺得那海是無上的偉大和崇高。同時便覺得人類的渺小，人生的飄忽，這螻蟻般的生命實在毫無存在之必要。當時簡直有一種投身入海之覺悟。——的確在那片刻中我是受了死的誘惑了。也許是我那晚命不該死罷，正當我有了這樣決意的時候，忽然後面有細微的足音，同時一道亮光射到我的身邊。回首一望，原來是三個攜着手電散步的少女。黑暗中我不會看得清她們的面容，但是從她們那輕盈的體態看來，我想到她們一定是非常美麗的。在一剎那中我的死的決心忽然搖動了。我覺得人類究竟還是美麗的，正如那大海中的星星漁火一般，雖然渺小，然而究竟還是美麗的。於是我終於不會跳進那汪洋的大海。我竟還留着我的生命到現在讀芥川氏的自殺的消息。

可是我的感情是時時變遷的。那晚上雖然想死而又沒死，但以後却說不定會有決

然就死的時候。這是當我聽到芥川氏自殺的哀音時，對於自己前途的一個淒涼的神秘的預感！

我敬祝芥川氏在死的國裏能夠得到最大的滿足！

一九二七，二七烈文於日本伊東海岸

河

童

解題

『河童』(Kappa)亦作『水虎』，其性質形狀與我國俗說的落水鬼極相似。不過落水鬼在我國是一種幽靈，而河童在日本是一種生物——一種想像上的生物而已。據金澤博士在廣辭林上的解釋：這生物是水陸共棲的，形似三四歲的童子，其面如虎，嘴稍尖，身有鱗，頭髮很少，頂凹下成皿狀，能貯少許之水。此少許之水存在時，雖在陸上也有強力可把別的生物拉入水中而吸其血。俗說小孩子翻死河中就是這東西作祟的。

譯者

序

這是某精神病院第二十三號的患者對於無論何人都嘮叨着的故事。他已經過了三十罷，但是一眼看去，却總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狂人。他的半生的經驗——不，這樣的事隨便怎樣說都可以，他僅只靜靜的抱着兩膝，時時一邊眼看着窗外，（嵌着鐵格子的窗外，只有一株連枯葉都不見了的櫟樹，在雪曇的空中聳立着。）一邊以院長S博士和我做對手，綿綿不絕的把這故事繼續的贅述着。但說他不做一點姿勢却又不然。譬如他

說到「吃驚了」時，便常是忽然把頭回過去向後張望着……

我自己是已經想要盡力的把他的故事很正確的寫出來了，若是還有誰人對於我的筆記感到不滿足的話，那麼請到東京市外××村的S精神病院去查看好了。比年紀顯得少年的第二十三號患者大概先恭敬的把頭低着，指着沒有墊的椅子請坐罷。隨後大概便浮着憂鬱的微笑，靜靜的重說着這故事罷。最後——他說完這故事時的臉色我現在還記着。最後他大概很快的立起身來，突然揮舞着拳頭，對於任誰都是這樣怒叱着罷。——『滾出去！你這壞東西！你這東西也是愚蠢的，嫉妒心很深的，猥褻的，厚臉皮的，驕傲的，殘酷的，一相情願的動物啦。滾出去！你這壞東西！』

這是三年前夏天的事情。我也和人們一樣背着背囊，從那上高地的溫泉旅館出發去登穗高山。要登穗高山諸位是都知道的，非溯着梓川而去不可的。以前，穗高山不消說，連槍岳我都登過了，所以引路的也不用，便向下着朝霧的梓川的谷出發了。下着朝霧的梓川的谷——但是這霧經過很久却還不見有展晴的樣子。並且反而下得更深了。我走了大約一點鐘之後，曾一度想要折回上高地的溫泉旅館去。不過就是要折回上高地去

也得等霧晴了纔行。而此時的霧却一刻一刻的下得更深了。『噯，率性登上去罷。』——我是這樣想着，所以沒有離開梓川，却從山白竹叢中尋路前進了。

但遮着我的目的還只是那濃霧。不過從那濃霧中有時也還看見粗大的毛生櫟和樅樹的枝上垂着青青的綠葉。還有被放到外面吃草的馬和牛也突然在我的面前出現着。可是剛一覺得見到這些東西時，却又即刻在濛濛的霧中隱去了。這時脚也疲倦了，肚子也漸漸餓餓了，——並且被霧溼透了的登山服和毛巾等也不是普通的重量了。我到底累了，於是隨着被岩石激成的水聲向梓川的谷中走下了。

我坐在水邊的岩石上，最先便着手弄東西吃。我開了一個牛肉罐頭，把枯枝集攏來焚燒着，——我做着這些事時。大概經過了十分鐘罷。這時，開始終困人的濃霧不知何時已在開始放晴了。我一面嚼着麵包，一面把手錶擡起來看一看。時候是已經一點二十分過了。但是比這更使我吃驚的是一個可怕的臉孔在那圓的手錶的玻璃上投着一瞥

的影子。我駭異的反身一看，於是——我看見所謂河童便是從此時開始。在我後面的那岩石上有一匹如畫上所見的河童，以一隻手抱着白樺的樹幹，以一隻手翳着眼睛，在稀奇似的俯視着我。

我當下嚇呆了，暫時身都沒有動一動。河童似也吃驚了，連翳着眼睛的手都沒有移一移。隨後我忽然很快的立起，向岩上的河童趕去。同時河童也逃走了。不，或許是逃走罷！其實只是很快的一轉身，便忽然不知去向了。我更加吃驚的在山白竹中尋找着。即刻我便看見那河童做着要逃走的姿勢在隔着兩三密達的對面對我回顧着。這個並沒有什麼奇怪。但是使我覺得意外的却是那河童的體色。在岩上看着我的河童是遍體帶灰色的，而現在却完全變成綠色了。我猛喝道『畜生！』再向那河童趕去。河童不消說是逃走了。這以後半個鐘頭光景，我披荊棘，履巉岩，拚着命在追着那河童。

河童跑路的速力是決不會劣於猿猴的。我昏頭昏腦的追着時，好幾次幾乎趕失了。